

寻梦

卫斯理 著

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

寻梦

卫斯理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梦/卫斯理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8. 9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 珍藏版. 第一辑)

ISBN 978-7-80678-867-7

I. 寻... II. 卫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5926 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
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 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

图字: 09-2008-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寻 梦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111,000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78-867-7/I · 157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65560609

• • •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出版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· · · 序言

常被人问：那么多作品，你最喜欢哪一类？

答：以卫斯理为主角的幻想故事。

问题必然进一步：在卫斯理故事中，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？

答：《寻梦》。

不单是由于《寻梦》这个故事的结构十分完整，曲折离奇，把两个不同时代的事件，交杂在一起，也不单是这个故事有意料之外的佳妙结果（被不少电影电视剧偷去用了），也由于这个故事写了前生、今生和来世的现象，对因果作了十分大胆的设想。

这种设想，在卫斯理故事之中，不是很多见，所以大具特色。

而一直固定地做一个短短的梦，完全一样，正是作者本人的经历，整个故事的设想，自然也由此而来。

《寻梦》写在七八年前，这次删订，重新仔细看一遍，若有人问起一开始写的问题，答案不变。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三日

· · · 目录

· · · 第一部	一个不断重复的怪梦 · · · · 1
· · · 第二部	另一个角度看怪梦 · · · · 21
· · · 第三部	前生的孽债 · · · · 45
· · · 第四部	锲而不舍寻找梦境 · · · · 67
· · · 第五部	不是冤家不聚头 · · · · 89
· · · 第六部	热恋 · · · · 111
· · · 第七部	几十年前的重大谋杀案 · · · · 133
· · · 第八部	前生有因，今生有果 · · · · 155
· · · 第九部	人人都有前生纠缠 · · · · 175
· · · 第十部	行为疯狂，再度杀人 · · · · 199
· · · 第十一部	事情终于发生了 · · · · 227



第一部

一个不断重复的怪梦



杨立群感到极度不安和急躁。令他焦躁不安的，不是他昨天决定的一项投资，在二十四小时之后，看来十分愚蠢，一定要亏蚀；也不是因为今天一早，就和妻子吵了嘴；更不是因为办公室的冷气不够冷。

令杨立群坐立不安的是那一个梦。

每一个人都做梦，杨立群也不例外，那本来绝不值得焦躁。而且，杨立群不是容易坐立不安的人，他有冷静的头脑，镇定的气度，敏锐的判断力，丰富的学识，这一切，使得他的事业，在短短几年之间就进入巅峰，而这时，他不过三十六岁，高度商业化社会中的天之骄子，叱咤风云，名利兼具，是成功的典型，社会公众欣羡的对象。

要命的是那个梦！

杨立群一直在受那个梦的困扰，这件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，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。所以，当他的女秘书拿着一叠要他签字的文件走进来，忽然听到他大喝一声“快出去，别来烦我”时，吓得不知所措，手中的文件全都掉到了地上。

杨立群甚至烦躁得不等女秘书拾起文件，就一迭声喝道：“出去！出去！”

当女秘书慌忙退出去之际，杨立群又吼叫道：“取消一切约会，不听任何电话，一直到再通知！”

女秘书睁大了眼，鼓起了勇气：“董事长，上午你和……廖局长约会……”

杨立群整个人倾向前，像是要将女秘书吞下去一般，喝道：“取消！”

女秘书夺门而逃，到了董事长室门外，仍然在喘气，因为刚才杨立群的神态，实在太可怕了。不但神态可怕，而且女秘书还可以肯定，一定发生了极不寻常的意外。和廖局长的约会，是二十多天之前订下的。为了能和廖局长这个对杨立群企业有着直接影响力的官员见面，女秘书知道，杨立群不知托了多少人，费了多少精神，这是近半年来，杨氏企业公司董事长一直在盼望着的一件大事。可是如今，董事长杨立群却吼叫着：“取消！”

女秘书抹了抹汗，去奉行董事长的命令。

她决计想不到，杨立群如此失常，全是为了那个梦！

杨立群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。

他第一次做这个梦，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醒来之后，梦境中的一切居然记得极清楚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做了梦之后，不应该保持这样清醒的记忆，可是这个梦却不同。

杨立群在那个年纪的时候，除了那个梦之外，自然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梦，别的梦，一醒来就忘记了，而这个梦，他却记得十分清楚。

正因为他将这个梦记得十分清楚，所以，当这个梦第二次在他熟睡中出现时，他立即可以肯定：我以前曾做过这个梦。

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多久，杨立群已不记得了，可能是一年，也可能是大半年，也可能超过一年。以后，又有第三次，第四次，一模一样的梦境，在梦境中，他的遭遇一次又一次重复着。



渐渐长大，同样的梦，重复的次数，变得频繁。杨立群可以清楚地肯定，他十五岁那年生日，接受了一件精致的生日礼物：一本十分精美的日记簿。从此他就有了记日记的习惯。于是，重复一次那个梦，他就记一次，他发现，第一年，做了四次，第二年，进展为六次，接下来的十年，每个月一次，然后，情况变得更恶劣，同样的梦，出现的次数更多，三十岁以后，几乎每半个月一次，而近来，发展到每星期一次。

每个星期一次，重复着同样的梦境，这已足以令人精神崩溃，尤其是这个梦的梦境，极不愉快，几乎在童年时，第一次做了这个梦之后，杨立群就不愿意再做同样的梦。

但是，近一个月来，情况更坏了，到最近一个星期，简直已到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了。由于完全相同的梦境，几乎每隔一晚就出现，以致杨立群有分裂成两个人的感觉：白天，他是杨立群，晚上，他却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有着另外的遭遇。

前晚，杨立群又做了同样的梦。

昨晚，杨立群在睡下去的时候，吞服了一粒安眠药，同时他在想：今晚应该可以好好睡一觉了，昨天才做过这样的梦，今晚不应该再有同样的情形，情形到了隔一天做一次同样的梦，已经够坏了，不应该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。当杨立群想到了这一点时，他甚至双手合十，祈求让他有一晚的喘息。

可是，他最害怕出现的事，终于出现了。那个梦，竟然打破了隔一天出现的规律，变成了每天晚上都出现。

昨晚，当杨立群从那个梦中惊醒之际，他看了看床头的钟，凌晨四时十五分——多少年来，几乎每一次梦醒的时间全

一样。杨立群满身是汗，大口喘着气，坐了起来。

他的妻子在他身边翻了一个身，咕哝了一句：“又发什么神经病？”

杨立群那时紧张到了极点，一听得妻子这样说，几乎忍不住冲动，想一转身，将双手的十根手指，陷进妻子的颈中，将妻子活活掐死！

尽管他的身子发抖，双手手指因为紧握而格格作响，但他总算强忍了下来。从那时候起，他没有再睡，只是半躺着，一支接一支吸着烟。

他和妻子的感情，去年开始变化，他尽量避免接触妻子的眼光，同时还必须忍受妻子的冷言冷语，包括“什么人叫你想了——一夜”之类的话。

那使得杨立群的心情更加烦躁，所以当他来到办公室之后，已到了无法忍受的极限。

当女秘书仓皇退出去之后，杨立群又喘了好一会儿气，才渐渐镇定了下来。

他的思绪，集中在那个梦上。

一般人做梦，绝少有同样的梦境。而同一个梦，一丝不变地每一次都出现，这更是绝少有的怪现象。

他想到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需要一个好的心理医生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埋怨自己，隔天出现这样一个梦的时候，就应该去找心理医生了，何必等到今天。

一有了决定，杨立群更加镇定了，他按下了对讲机，听到了女秘书犹有余悸的声音，吩咐道：“拿一本电话簿进来。”



女秘书立刻战战兢兢拿了电话簿进来，一放下，立刻又退了出去。杨立群翻到电话簿中的医生一栏，随便找了一个心理分析医生。

杨立群真是随便找的，在心理分析医生一栏中，至少有超过六十个人名，杨立群只是随便找了一个。他找的那位心理分析医生叫简云。然后，他就打了电话，要求立刻见简医生。

这是一种巧合。如果杨立群找的心理分析医生不是简云，那我根本不会认识杨立群，也不会知道杨立群的怪梦，当然也不会有以后一连串意料不到的事情。

可是杨立群偏偏找了简云。

我本来也不认识简云，认识简云还是最近的事——经过讲起来相当有趣，但不属于这个“寻梦”的故事——我认识了简云之后，由于我们对同一的心理现象有兴趣，所以才会经常在一起。

我和简云都感兴趣的问题是：男性过了中年之后，更年期的忧郁、苦闷，是不是可能通过环境的转变而消失。

这本来是一个相当专门的心理学、生理学相联结的研究课题。简云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没有资格和他做共同研究。

但是，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，认为男性更年期，在生理学上来说根本不存在，纯粹是心理学上的问题，而且还和惯性的优裕生活有关。简云表示不同意，这才使我，每天花一定的时间，在他的医务所中，以“会诊心理学家”的身份，和他一起接见他的求诊者。

这个研究课题相当沉闷，我只是想说明，何以那天上午，

当杨立群进来时，我会在心理分析专家简云的医务所里。

杨立群的电话由护士接听。那时，我和简云正在聆听一个中年人诉说他和妻子在结婚三十年之后，如何愈来愈隔膜的情形，护士进来，低声说道：“简博士，有一位杨立群先生，说有十分紧急的事情，要求立刻见你！”

简云皱了皱眉。别以为心理病不会有什么急症，一个人心理上若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就需要紧急诊治，和身体受到严重创伤时一样。

于是，简云向那个中年人暗示，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那个中年人又唠唠叨叨讲了十来分钟，才带着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离去。

中年人离去之后，门铃响了，脚步声传来，护士推开门，杨立群走了进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杨立群。

杨立群将上衣挂在臂弯上，神情焦躁不安之极。

他高大，也可以说英俊，但这时双眼失神，而且满面全是因为汗珠而泛起的油光。他进门之后，先望了望我，又望了望简云，想要开口，可是却没有发出声音。这种情形，不必说心理分析医生，就算是一个普通人，也可以看得出他如何满怀心事，焦躁不安，需要帮助。

简云先站了起来：“我是简云博士！”他又指着我：“这位是卫先生，是我的会诊助手。”

杨立群点着头，伸手在脸上抹拭着。

这时，简云已从一个冰筒中取出了一条毛巾给他抹脸，我



也倒了一杯冰凉的酒给他。

杨立群在喝了酒，抹了脸之后，神情镇定了许多。简云请他在一张舒服的躺椅上躺下来。一般来说，来求教心理医生的人，都在这张躺椅上，将自己的心事说出来。可是杨立群在躺下之后，忽然又坐直了身子，而且坚决不肯再躺下来。

杨立群的年纪还轻，显然还未到男性更年期的年龄，我虽然看出他心境极不安，可是在这个大城市中，和他有同样心情的人不知有多少，这引不起我的兴趣，所以我准备告辞了。

简云正在向杨立群作例行的问话，杨立群的声音很大：“别问这些，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喘起气来，声音十分急促：“是不是有人，老做同一个梦，梦境中的遭遇，全是一模一样？”

我一听杨立群这样说，心中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立时打消了离开的念头。

我所以在突然之间改变了主意，理由讲起来相当复杂，以后我自然会详细解释。简单地说，因为在不到一个月之前，有人向我问过同样的话！

我本来已走向门口，这时，转回身，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简云皱了皱眉，略托了托他所戴的那副黑边眼镜，这两下动作，全是他的习惯性动作。他的声音听来很诚恳：“做同样的梦的例子很多，不足为奇。”

杨立群仍然喘着气：“一生之中不断做同样的梦，最近发展到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，都受同样梦境的困扰，也不

足为奇?”

我陡地又直了直身子，我相信在那时候，我脸上的神情，一定是惊讶之极。至于我何以会忽然大受震动，原因自然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前，有人向我说过几乎同样的话。

我在震动了一下之后，看到简云又托了托眼镜，像是一时之间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，我忍不住脱口道：“是的，可以说不足为奇，我知道有一个人，和你一样！”

杨立群立时向我望来，一脸困惑。简云也向我望来，有着责备的意味。我忙向简云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我不会再胡乱插言，由他去应付求诊者。

简云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一般来说，梦境虚无缥缈，不至于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困扰。”

杨立群苦笑了一下：“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做这样的梦，不知道做了多少遍，现在甚至每天晚上都做，那还不带来心理上的困扰？”

简云的声音听来很平静：“听你这样说，在这个梦境中，你的遭遇，好像很不愉快？”

杨立群又急速地喘起气来，在他喘息期间，我注意到，他现出了十分厌恶、恐惧的神情，而且，连额上的青筋，也现了出来。

他没有直接回答，但等于已经回答了，在这个梦的梦境之中，他的遭遇，看来何止不愉快，简直是可怕。

简云向杨立群做了一个手势：“将这个梦讲出来，你心理上的负担会比较轻。”



杨立群嘴唇翕动着，双眼有点发直。

简云用近乎催眠师用的那种沉厚的声调：“梦中的经历，你一定记得？”

杨立群的身子开始发抖，声音听来也十分干涩：“记得，每一个细节全记得。”

简云又道：“你从来未曾对任何人讲起这个梦？”

杨立群用同样的声调道：“是的。”

简云道：“其实你早该对人说说你在梦中的遭遇。”

杨立群的神情更苦涩：“那……有什么用！”

简云立时说：“将这个梦当作秘密，就会时刻记着它，这或许就是重复同一个梦的原因。如果讲出来，秘密一公开，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做同一个梦了。”

杨立群“哦”一声，神情像是有了点希望。看他的情形，让这个梦折磨得很惨。他又呆了一会，在简云的示意下，终于躺了下来。

过了好一会，简云才安静地问：“梦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是在……”

简云的引导起了作用，杨立群立即接下去：“我在走路，一条小路，路两旁全是树，那种树，除了在梦境中之外，从来也没有见过，那种树……”

简云听到这里，可能是感到杨立群叙述这种树的形状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他身子向前略俯了俯，我立时拉了拉他的衣袖，示意他由杨立群讲下去。

杨立群对那种树，显得十分疑惑。我相信他真的从来未曾